9位青年影人获扶持 共筑中国电影未来

新人新作从这里走向国际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2017年，开始挖掘青年导演做剧情类电影的制片人叶婷，在上海制作了第一部电影《超时空同居》，引发业界高度关注。随后的2021年和2023年，她又先后在上海制作了第二和第三部电影《爱情神话》和《好东西》，成为现象级作品。6月17日，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揭晓入选影人名单，她成为9位入选优秀影人之一。“上海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还是电影之城，也是我电影圆梦的地方。”她说。

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创立于2021年，借助相关政策，依托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业平台，为青年演员构建了从剧本立项拍摄到宣传发行的全方位支持保障体系。如今，它已经扶持了一大批优秀的、已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人。今年，导演戴墨、高朋、黄家康、温仕培、姚婷婷，制片人毛楚潇、徐佳含、叶婷，编剧焦华静共9位优秀影人成功入选。

2025年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由知名导演曹保平担任终选推荐团主席，与制片人顿河、郝为、郁笑沣，编剧、导演张冀组成终选推荐团。经过2个月的行业提名和终选推荐团的最终评审，共遴选出9位优秀的青年电影人。终选推荐团主席、知名导演曹保平表示：“5位入选导演风格鲜明，兼具艺术表达和市场表现。3位入选制片人兼具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艺术的坚守，行业成绩斐然。入选编剧极具创作潜力，为剧本注入生命与能量。”

导演高朋近期正在创作剧本，来到上海接受荣誉，他感到很受鼓励：“电影节总是这么热闹、这么好玩，拍电影也是一个特别热闹、特别好玩的事。但在那之前总有一个你一个人写出剧本的阶段，这个阶段不太好玩，还很漫长，比较孤独。今天获得扶持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了。我回去好好完成剧本，争取早点把下一部电影完成，然后再带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来。”

姚婷婷

导演黄家康两年前从北京来到上海着手建立自己的动画工作室，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来自上海各级政府和机构的很多帮助，对此他很感激。关于工作室的未来，他也已经把担心转为了信心：“当初来到上海的时候也会担心人才会不会不够多，后来发现在上海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愿意加入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扎根上海、在这边工作、创作，也希望在这边可以有更多人才能够加入动画行业，在上海做出了不起的动画作品。”

推荐团成员。

本版均为上海国际电影节供图

今年是导演姚婷婷入行的第十年，能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获得SIFF YOUNG的肯定与扶持，她很兴奋，也很感激：“今年正好是我入行的第十年，2015年我拍摄了自己的首作《谁的青春不迷茫》。这十年中，我觉得我对电影的热爱有增无减，我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职业，希望今天能成为我新的十年的起点。”

制片人毛楚潇的职业生涯与上海有着不浅的缘分，她回忆并感慨道：“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像《追凶者也》和《涉过愤怒的海》都是在上海立项、在上海生根发芽的。我们的《不虚此行》也获得了金爵奖肯定。所以非常感谢上海，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本届电影节金爵盛典上，上海向全世界的电影人“广撒英雄帖”，表示“对影视发展‘真金白银’的各种支持，上海都有”，“除了真金白银，上海还有很多‘千金难买’的东西”。事实上，往届的青年影人也在入选SIFF YOUNG后持续创作出了多部优秀新作，在社会效益、票房成绩和艺术表达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逐渐成为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电影行业和公共机构为青年电影人提供扶持，鼓励青年电影人积极创新反哺行业，这是我们愿意看到健康的行业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像SIFF YOUNG这样的项目和政策，我们期待青年电影人为华语电影创造辉煌，期待SIFF YOUNG引领更多的青年影人走向更远的未来。”曹保平说。

陈可辛：拍电影最难就是平衡

陈可辛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实习生 赵一

本报讯 从《甜蜜蜜》《如果·爱》到《投名状》《合伙人》《夺冠》再到刚刚火爆上海全城的《酱园弄·悬案》，一部部作品，串联起了陈可辛导演的个人创作轨迹，更成为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6月16日晚，在特别放映了《投名状》之后，陈可辛亮相上海大光明电影院1号厅，登上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面对上千名观众，他很真诚地说，自己也在适应变化，“很多时候，我也不停地在追，要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要拍他们喜欢的，又不能拍你自己不喜欢的，这个是很难的平衡”，但“平衡是我们必须做的，也要做一辈子”。

被迟到的好评温暖到了

在《投名状》的放映结束后，出现在大光明电影院的陈可辛，以一番幽默又好奇心十足的开场，赢得了现场上千名观众的阵阵掌声。“（以前）去路演的时候，我们都给保安推走，因为谁都是来看明星的，没有人要看导演。”陈可辛上来就是自嘲。

随后，他又对大光明电影院这座百年老影院表达了足够的热情，详细点评：“我跑路演也来过这里，其实之前真没想到还有这种电影院，真的是电影的殿堂。”他说，影厅内二楼的位置叫“超等”，票价很贵，看到这座影院，他就涌起了对过往的种种回忆。

这些回忆，当然也包括了《投名状》。这部2007年的电影，当年集结了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位巨星，但最终票房一般，口碑也远低于预期。但近年来，这部作品的打分越来越高，很多影迷发现了导演在其中的独特安排，它也逐渐成为很多影迷心中的“神作”。陈可辛对这个迟到的好评，百感交集：“其实，一部电影被观众理解，不管是当下、马上，或者20年后，对导演来讲都是很大的安慰。”

当年这部作品不被好评，当然跟当时的欣赏习惯有关系。武侠片是华语片的传统优势类型，尤其是李连杰的加盟，更强化了当年观众对这部戏的打戏的期待。但陈可辛说，自己对当时观众喜欢的“飞来飞去的武侠”不感兴趣，也不会拍“纯动作大片”，“我还是会去怀疑人性，怀疑友情，怀疑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这是我当时很想去表达的东西”。

做电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

担任此次电影学堂主持的，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张冀，他与陈可辛合作多年，曾任《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等陈可辛作品的编剧。对于陈可辛的风格和性格，他非常了解。陈可辛早期的“三部曲”包括了《双城故事》《甜蜜蜜》《如果·爱》，“这三部戏都是以人物身份转换、地域空间转换、漂泊感为主要情感的三部电影”，但从《投名状》开始，“陈导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陈可辛说其实是自己经历了更为痛苦的摸索过程：片中，三兄弟从义结金兰到分崩离析，他最初想从“人性”的“黑白灰”入手，但随着故事进行，他发觉人还是渺小的，有个更宏大、更不可控的东西叫“命运”。陈可辛说：“其实就是从黑白灰开始，结果碰到比黑白灰更大的命题。”

因此，他不想去管所谓的流行风潮。在武侠大片的时代，他的《投名状》动作戏部分只有15~20分钟，不到全片时长的五分之一，“基本上是一部文戏而不是武戏，这已经违背了观众的第一个意愿”，更何况，陈可辛没再用流行的轻盈而美感的布景，坚持搭建了极具还原度和历史感的城墙、战壕，这使得所有的打斗场面都“笨重”起来，而这显然也不符合当时的风潮。

“因为什么人就拍什么电影，你骗不了人，你装不了，因为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陈可辛的解释，从此，他有了对自己导演风格和题材挖掘的坚持，他的新作、本届电影节开幕片《酱园弄》，表达的也是类似的关于命运的命题。

如今，不少导演都在说，要去了解观众的口味，陈可辛同样也在了解。他说，《投名状》在上映18年后被观众理解，他很开心，他也愿意多和观众交流创作思路，但在创作时，他仍然坚持自我，“做电影，需要对自己真诚”。

“我近年来电影的关键词是复杂，每个角色都是复杂的，这不太符合传统商业片的要求，但人生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不希望自己的电影做一个“假象”。